

著 斯 格 恩

國 德 與 哈 巴 爾 費
結 終 的 學 哲 典 百

社 放 解

費爾巴哈與德國
古典哲學的終結

著者 恩格斯

譯者 張仲實

出版者 解放社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
一九五〇年二月天津再版

目 錄

譯者序言·····	一
著者序言·····	二
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一五—一九
一·····	一五
二·····	三四
三·····	三三
四·····	六
附錄：費爾巴哈論綱·····（馬克思著）·····	九

譯者序言

恩格斯的這本小冊子，寫於一八八六年，原來登載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所辦的『新時代』雜誌上面，後來於一八八八年印成單行本。

這本小冊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部重要著作。在這裏，恩格斯簡單扼要地敘述和批判了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哲學，闡明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跟黑格爾唯心論辯證法和費爾巴哈形而上學唯物論的原則區別。第一章是論述黑格爾辯證方法與其唯心論體系的矛盾，及費爾巴哈唯物論的重大影響；第二章是論述哲學的基本問題——思維對存在的關係的問題及費爾巴哈學說的有限性；第三章是論述費爾巴哈在社會歷史方面的唯心論；第四章是論述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一些基本原則。

列寧曾說，恩格斯的這本著作，像『共產黨宣言』一樣，是每個覺悟的工

人底必讀之書。

爲了增進對本書的理解，在這裏，把費爾巴哈的生平、其學說的歷史意義與有限性，簡單地講一講。

費爾巴哈於一八〇四年生在德國的一個小地方——蘭德古特。他父親是個有名的法律學家。他生長於其中的家庭，有着各方面的興趣：他兄弟當中一個是著名的畫家；一個是自然科學家；一個是循着父親的道路作政治活動者。

費爾巴哈初進愛蘭根大學，後轉入柏林大學，研究神學、宗教史及哲學史，是黑格爾哲學的熱心信徒。一八二八年他從大學畢業，在畢業論文中他是站在黑格爾唯心論的觀點上。

一八三〇年他寫了『論死與不朽』一書，反對基督教的人格不朽的教條。這引起了當時德國反動派——牧師、宗教信從者、政治上的反動者對他的極端嫉恨和攻擊。而費爾巴哈也認爲這些傢伙是自己的死敵，他說：『如果牧師們是有理性的，那麼他們必定是兇惡、不正派、虛偽的；如果他們是正派、善良的，那他

們必定是愚蠢的。』自該書出版後，他因為是無神論者，就永遠被排斥在大學講壇以外了。

一八三六年起，費爾巴哈『開始批評神學，轉向唯物論』（列寧）。一八三七年他移居鄉村，依靠他的夫人的一個小工廠生活，有二十五年之久。這使他脫離了實際的政治鬥爭。

一八三九年費爾巴哈最後脫離唯心論，站在唯物論的立場上，他寫了『黑格爾哲學批判』一著，批評黑格爾的唯心論哲學。他說：一般唯心論，特別是黑格爾的唯心論是宗教的理論基礎。

一八四一年他著了有名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一八四二年他發表了『哲學改革芻議』；一八四三年他又寫了『未來哲學的基礎』一書。這些著作都是費爾巴哈唯物論的主要著作。其中『基督教的本質』一書有巨大的歷史意義。他在這本著作中宣佈了唯物論的勝利。該書出版後受到廣大的歡迎，恩格斯說：『誰沒有經歷這本書的解放影響，他是不能設想這一點的。』

費爾巴哈晚年閱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一八七〇年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

費爾巴哈的暮年生活很窮，因為他的夫人的工廠破產了。一八七二年病死。他死後，德國反動派還污辱和諷刺這位哲學家，巴伐（德國的一邦）政府把費爾巴哈在布魯克堡住過的房子買去，改成一所監獄，並以極力反對他的一個牧師作獄長。

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是德國思想鬥爭日益尖銳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日益展開的一個時期。費爾巴哈的觀點正是在這種環境之下形成的。他是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是德國有急進情緒的資產階級之思想家。他謀建立資產階級民主的制度，他促進了德國當時反對反動的普魯士專制主義的反對派情緒之增長。

費爾巴哈在德國哲學史和一般文化史上的地位，他的哲學之『積極的核
心』，可以簡單地撮述如下：

一、他的唯物論是哲學思想和科學思想的一個比十七—十八世紀唯物論更高

的發展階段。在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以後，他在德國的地基上首次恢復了唯物論，並且未停止在十八世紀唯物論所達到的水平上面，而向前發展了它。

二、他的哲學學說，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哲學觀點的形成會有很大的影響，幫助馬、恩對黑格爾的唯心論作了決定性的批判。

三、他用唯物論觀點詳細地解決了哲學的基本問題，他說：人的意識乃是物質之產物；思想如果不與自然相聯繫，就不會給與任何積極的知識；而積極的知識只有在人與自然，『我』與『非我』的相互聯繫之結果才會產生的；自然是一切知識之源泉；真實的哲學是從自然開始；自然是一切科學之母；哲學本身是第二性的，主觀依存於客觀，並與客觀構成深刻的統一；自然產生了人，而人是與自然統一的，是認識自然的。

四、他依靠斯賓挪莎的『哲學政治研究』等著作，並依靠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的著作，曾對宗教作了歷史的批判。他說，不是神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神；基督教各支派所信奉的關於神的一切觀念，都是由人本身造成的。像基督教

所理解的這樣的神是沒有的。神既不是高出於自然以上，也不是高出於人以上。費爾巴哈的這個結論是他在宗教批判方面的有歷史意義的功績。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費爾巴哈學說的作用和意義，評價很高。馬克思於一八四三年在一篇文章裏說：『費爾巴哈是個「火流」，是我們時代的滌罪所。』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著中，也引證了費爾巴哈的好多意見，以反對馬赫主義者的唯心論，他說：『費爾巴哈、馬克思及恩格斯的整個學派，是由康德走向左面，走向完全否定一切唯心論和一切不可知論。』

但是費爾巴哈的學說有很大的缺點，有其歷史的有限性。這些有限性表現於以下各點：

一、他的唯物論是直觀的，他不懂人的實踐活動之意義。他雖然強調了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但他所說的這種統一僅限於人的身體範圍以內：思想是主觀，人的肉體有機體是客觀。依照辯證唯物論的觀點，人與自然的最高統一表現在人的實踐活動中——生產活動中，人在其生產活動的過程中與自然發生關係，一方面改

變了自然，同時也改變了自己。但費爾巴哈則不了解人類的這種實踐批判的活動與生產活動之作用。他是離開人的周圍的社會環境，離開一定的社會制度來考察人的。所以，他所說的人是一種生物學上的實體，既不與一定的政黨、階級相聯繫，也不與一定的政治利益、與一定的社會歷史的環境相聯繫。從而，他所說的人是抽象的、消極的，是被動的、直觀的實體。依照他的學說，只是自然影響於人，而人是被動的。

二、他雖然承認自然之反映於人的感覺是認識之基礎，但他把理性在認識中的作用評價過高。他認為，人要理解自然之秘密，是非理性不可的；各種自然事實之概括，只有依靠理性所產生的觀念才行。在這裏，又表現他又不懂人的實踐活動之意義。依他說，一切知識真理性之標準是人們意見的協調：要是某一觀念在社會上被公認，那末它就是真理；要是關於某一理論和觀念發生了爭論，有了不同的意見，那麼，這就是說，這種理論和觀念還未取得完善的形式。換言之，在費爾巴哈看來，哲學理論和科學理論的真偽標準是在意識的境界以內。這是對

人的知識的真偽標準之唯心論觀點。我們知道，留在意識範圍以內，僅靠觀念和理論在社會上的流行程度，是不能評價理論和觀念的真偽的。要找到理論真理性的客觀標準，就得越出理論的範圍，換言之，就得訴諸人的活動本身之發展，訴諸人的實踐活動。費爾巴哈在這裏沒有把自己的唯物論觀點貫徹到底，不管他曾說自然是精神、思想之基礎。

三、他沒有發現產生宗教的社會基礎——階級基礎，他不懂宗教是由於社會矛盾的結果而發展起來的。他認為，『宗教是愚昧無知的女兒』，從而他認為與宗教鬥爭的工具便是教育。並且他創造了一種新的宗教——愛之宗教，以代替舊的宗教。從這裏可以看出，他批判宗教的思想也不徹底，帶着妥協的性質。

四、在關於社會的學說上，他不是主張革命的辦法，而是主張用改良的辦法，均分財產，以消滅貧富。他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消滅貧窮、專橫；在思想方面，可以消滅黑暗、反動。甚至他用宗教的變遷來劃分人類社會歷史的各個時期。

費爾巴哈唯物論的這些有限性，他在社會歷史方面的這些唯心論觀點，是由於他脫離了實際的政治活動。列寧會說，費爾巴哈不懂政治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馬克思也說，費爾巴哈是自然太多，而政治太少了。所以，費爾巴哈永遠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立場上。他雖然發現了一些進步的觀點，並且晚年加入社會民主黨，但他始終不能達到無產階級的革命觀點。

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很高地評價了費爾巴哈的歷史作用，但一開始他們就看出了他的哲學學說之全部缺點。他們根據數千年來被壓迫人民反對其奴役者鬥爭和自己實際政治活動之經驗，站在無產階級的觀點上，既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論體系，從其中取出『合理的內核』，拋棄其唯心論外殼；又批判了費爾巴哈的直觀的唯物論體系，從其中取出『基本的內核』，拋棄其唯心論的和宗教倫理的贅瘤成分，把兩者向前發展，而創造了完整的科學的辯證唯物論理論，並把辯證唯物論原理推廣於研究社會生活，而創造了歷史唯物論理論。

*

*

*

本譯本初版，於一九三七年出版。現在乘重印的機會，根據蘇聯馬恩列學院編『馬恩文選』新版（一九四八年出版）所載本書俄文譯文（據該院聲明，該譯文也依照德文原文重新校訂過），重新校正一次。其中有些不恰當的地方，已經改正了。

張仲實 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於北平

著者序言

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八五九年在柏林出版）一書序言中說道：我們兩人於一八四五年在比京布魯塞會怎樣決定『共同整理我們的見解』——即主要由馬克思所製作的唯物史觀——『以與德國哲學的唯心論見解相對立，在實質上把我們的從前的哲學信仰，加以清算。這個意圖，曾經以批評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方式來完成了。原稿——八開本大的厚厚兩卷——早已交給威斯特發里亞（Westphalia）的出版處，其時通知我們說，已經改變了的情況使它不能排印了。我們也樂意把原稿交老鼠去咬齧批評，因為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明白問題——已經達到了。』

自那時以來，已過了四十多年了，並且馬克思也逝世了。不論他或我，都再沒有機會回到這個問題。關於我們對於黑格爾的關係，我們在個別的事由上曾經表明過了，但是不論何地都沒有很充分地說明這一點。至於費爾巴哈，他在某種關係上，他是黑格爾哲學與我們的理論之間的居間環節，我們更沒有回顧到他了。

這個期間，馬克思的宇宙觀，遠在德國和歐洲的境外，並在世界的一切文字語言中都找到了信從者。別一方面，德國的古典哲學，在國外，尤其在英國和斯堪的那維亞各國中，經歷着一種復活之類的東西。甚至在德國，顯然，開始人人都討厭那以哲學名義在該國各大學所賜與的一點乞丐般的折衷主義的雜碎湯了。

因此之故，我一天天覺得以簡要的系統的形式把我們對於黑格爾哲學的態度——我們曾經怎樣從它出發，並且怎樣跟它分離，來闡釋一下，時機再不可錯過了。同樣，我認為我們還有一個名譽的債務，就是要完全承認在我們的這狂風暴雨和突擊的時期，費爾巴哈給我們的影響，要比黑格爾以後任何其他哲學家大

的多。所以，我接受『新時代』編者的提議，樂意草寫一文，來評述斯達克論費爾巴哈的一書。我的論文是登載在一八八六年該雜誌的第四第五兩期上面，現在重加修正，印成單行本。

在這幾頁稿子付印之前，我找出並重讀了一遍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的舊稿^①。其中關於費爾巴哈的一章，未曾寫完。已寫好的一部分，是解釋唯物史觀，這種解釋只是表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領域內的認識還是如何的不够。在稿子內對於費爾巴哈的學說本身，未加以批評；因此，這一部分舊稿對於我們的目的，是沒有用處的。可是正因爲如此，我在馬克思的一本舊札記中却找到了十一條論費爾巴哈的提綱，就把它作爲本書的附錄。這是一個隨筆草成的綱要，它需要作進一步的整理，並不打算付印的。但是這幾條意見却是非常寶貴的，乃是包含着新宇宙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

恩格斯

一八八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倫敦

① 是指『德意志思想體系』而言，見『馬恩文集』第四卷俄文版。

——編者

